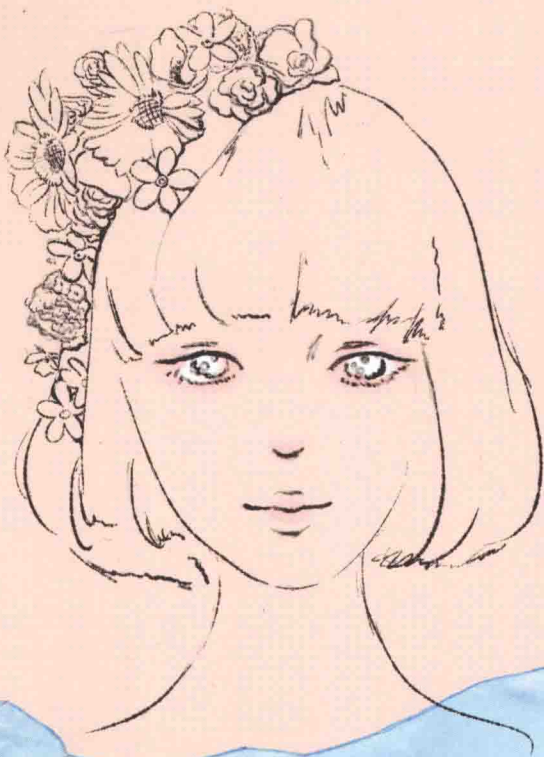


Not
a
big
deal

有些情，注定沦为回忆
有些爱，注定成为余生

结局，没什么了不起
只要，粉身碎骨地爱过

便已成全了，最耀眼的爱情
和最美的青春



I Love You
Forever

我爱你，
结局没什么
了不起

乱世长安 / 作品

I Love You
Forever

我爱你，
结局没什么
了不起

乱世长安 /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爱你，结局没什么了不起 / 乱世长安著. -- 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14.4

ISBN 978-7-5057-3061-8

I. ①我… II. ①乱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9115 号

书名	我爱你，结局没什么了不起
作者	乱世长安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 19 印张 328 千字
版次	2014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	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061-8
定价	32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目 录 *Contents*

1001 *Part 01* 重逢

时隔多年，他已不再是那白衫翩翩的少年，坚毅的棱角抹去了年少的天真。而她，却还是那个傻傻跟在他身后的女孩。

尽管他不曾留意，但她还是悄悄将那份爱留在了最纯美、最炙热的年代。

1023 *Part 02* 往事

挺拔的身姿，配上简单的白色衬衫与黑色校裤，略显冷漠的神情透出些许贵气。

只是一瞬间的定格，便成了她此生痛苦与美妙的开始。

1047 *Part 03* 噩梦

再长的噩梦，也终有醒来的时候。

如果可以，她宁愿死在那个夜晚、那场梦里，永远不要醒来。

1075 *Part 04* 两难

天知道她还要过多久这样的日子，一边是许劭严，一边是顾召南，每天在夹缝中生存，她真的疲于应付。

和许劭严一起时的美好，和顾召南一起时的纠缠，此刻成了厚重的磨难，令她无法呼吸。

1102 *Part 05* 纠缠

顾召南，永远是她宋未晚生命中的魔鬼。她最珍贵的第一次被他掳去，从此他便仿佛对她下了咒语，时时处处都要与她纠缠。

1129 *Part 06* 怨恨

他顾召南不怨许劭严掌管本该由自己继承的企业，可是，他不能忍受宋未晚的痴心这么多年也由许劭严一个人掌管。

他输得起天下，却输不起她的心。

1158 *Part 07* 割舍

曾几何时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许劭严再走到一起。可如今当他真说出这句话，她却无法接受。

时间改变了一切，尽管她对她的爱还未褪去，可是已面目皆非。

1184 *Part 08* 分别

在他身后，她也捂着胸口，和他同样的动作，生怕被人看出那不可见人的心事——才刚刚萌芽，却即将凋零。

她和他，也许此生再不会有交集。

1202 *Part 09* 真相

多年前，被灌醉后拖进顾召南房间的那一晚，宋未晚就知道，如果不是还爱着许劭严，她的心肯定在那一晚就死了。

可多年后，她才知道，原来那个罪恶的背后黑手竟然是他；原来，她只是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爱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

1219 *Part 10* 承诺

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最坚固的承诺，就是愿意为他怀一个孩子。

想到这美好的小天使正孕育在未晚的腹中，顾召南觉得幸福两字不过如此。

1231 *Part 11* 风波

这一刻，眼泪应该是爱情最后的表情。可惜，她连眼泪都不敢流。怕他挽留，更怕自己软弱。

她爱这个男人，这个男人也爱她。多美好。可是他们不能在一起。多心碎。

1271 *Part 12* 失去

得知他再也无法醒来，她并没有哭，所有的眼泪都已在这一年流尽。她隔着玻璃看了一眼自己又恨又爱的男人。

然后转身，泪如雨下。

这一次，她是真的，失去了。

Part 01

重逢

她是在一场噩梦中醒来的，床头灯光晕黄，暖暖地照在她脸上，和许多个夜里一样，却又有些不同。

视线恍惚，她陡然意识到，这不是她的房间！惊得一个弹跳。

只是，这个动作半途而废，变成了轻微的挣扎。

空调的温度很低，饶是如此，她的额头上、背上依然起了一层冷汗。不敢回想自己在他身下难耐呻吟的样子，百般求饶也没有被放过。最后，她是因为承受不住而昏死过去的。

满室情欲的气息。彼时抵死欢爱，此时四肢纠缠。她的背贴着另一个温热的怀抱，这样亲密的姿态，宛如一对深爱的情侣。

她仰着脖子，咧开嘴无声地笑了。这笑里有酸涩，有耻辱，还有讽刺。

温热的液体从眼眶滴落，下巴却被一只冰凉的手强硬地掰转。

“未晚，你哭了。”顾召南的声音低沉，听不出情绪地说，“你又做噩梦了。”

平白生出一股怨气，宋未晚挣了一挣，从他怀中脱身。她胡乱披上睡袍，遮掩住满身青紫斑驳的情欲印记。赤着的双脚在踩上地毯时不由得一阵酸软，差点摔倒。

畜生！她咬着牙，恨恨地在心里骂这个男人。

对方却像是知道她心中所想一般，嘴角勾起轻蔑的笑意说：“是你自己送上门的，不能怪我。”

他特地将“送上门的”四个字咬得特别清楚，果然看到背对着他的女人，肩背陡然一僵。

宋未晚强自按捺住情绪，在黑暗中摸索到自己的包，掏出东西。然后，她慢慢走到他的面前，姿态恭谨地说：“顾总，如果你对我刚刚的表现满意的话，是不是把合同签了？”

他不接，只是冷冷望着她，不理、不屑。

“顾总？”

“好，我签。”终于，他点头接过，手中的笔在合同上一抖，唇边笑意深沉，“不小心，这合同废了。”黑色的墨水痕迹划过了半张纸，如何还能用？

“没关系，我包里还有备份的合同，顾总愿意的话，再多不小心几次都没关系。”对他的秉性熟悉至极，她怎么可能不多做准备？

顾召南望着新的合同，摇头，“我对你刚刚的表现不满意，所以，不能签。”

“顾召南！”她平静的姿态被对方一句话打破，声音尖锐地说，“你不要欺人太甚！”

“这一夜，还没有结束，我还没爽够！宋未晚，这一回，可是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。你可以选择现在就滚出去，或者，留下！”他滚烫的唇吻上她的唇、她的耳垂，将她缓缓放倒在床上。

宋未晚身体微微发抖，像一片瑟缩的叶子，想要逃离。可是，她不能。

单薄的睡衣再次被暴力地撕开，她像是砧板上的一条鱼，忍受着千刀万剐的痛楚。这个男人，像一只凶狠的野兽，撕裂了她的身体，伤口再次裂开，流出血来，映着他赤红的双眼，更添了几分疯狂。她躺在那里，像是死了一般，一动不动，只有一双睁得老大的眼睛和微弱的呼吸，证明她还活着。

意识涣散，宛如当年，也是这样绝望而漫长的夜。好疼，好疼，许劭严，真的好疼，你为什么，不来救我？
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屋内一片黑暗，刚刚的动作太过激烈，连床头灯都被碰倒，碎了。一星暗红的光点，伴着浓浓的烟草味，熏得她不舒服。

“醒了？”顾召南的声音低沉，吓得她瑟缩，再来一场她怕是真的会死掉。可是，天还没有亮，就没有说再见的资格。

未晚艰难地跪起来，望着那抹黑影说：“顾总，如果你还不满意，请继续。”

“呵呵，为了许劭严，你还真是豁得出去。”他冷笑，“这么些日子，你在顾氏集团谈下了那么多案子，是不是……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换来的？”

她攥紧手下的床单，终究忍不住昂起头，“是，顾总玩的，也不过是别人玩剩下的！怎么？后悔了？可是怎么办，不用这样的法子，我怎么能帮邵严签合同呢！”

“好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么死心眼，为了那个废物，不择手段！好，很好！”他冷笑着说，“只是这么脏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要？顾家——呵呵呵……”

字字狠毒，都打在她的七寸上。

大概是被烟呛到了，顾召南咳了两声，没有说出更残忍的话来。只是这咳嗽声，回响在她的耳边，黑暗中一下子就浮现出顾家老爷子那惨白的病容。他阴毒地望着她一边咳，一边说：“你这个水性杨花的祸水，闯下这么大的祸事，还妄想嫁入我们顾氏，做梦！宋未晚，你要是还有一点羞耻心，就请离邵严远点！”

那会儿，蒋梦溪就在顾老爷子病床边递着削好的水果，温柔地笑着，一言不发。呵呵，就是这样纯良贤淑的女子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四处散布谣言，说自己进顾氏集团是为了勾引许劭严，让自己在公司无法立足。好不容易做出了成绩，又有谣言说自己跟上司有暧昧关系。

天知道，她这辈子，只被一个男人这样羞辱，连许劭严，都没有。

她咬着牙，生生承受住周遭嘲讽的目光，当众问顾老爷子：“要怎样，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”

她只要一个公平的机会，没有家世背景的女子，想要嫁入豪门，难如登天。她没有蒋梦溪好命。

“就凭你？”顾老爷子的神情和众人一样，不屑一顾。

她总是这样，为了心爱的男人不肯放弃，哪怕早该想到这是自取其辱。

那个总是找机会羞辱自己的蒋梦溪没放过机会，站在一旁“好心”地劝阻说：“宋小姐，邵严需要的女人，不是光能讨男人喜欢就行的，最主要是能够帮助他的生意，你不要勉强。说起来，我们蒋家刚刚跟顾氏谈成了一笔七千万的生意合作……”

“我也可以！”

就为了这一声承诺，她不得不再次躺在这个男人的身下。谁都知道，本城能一下子签下这样大手笔合同的集团，寥寥无几，而她唯一可以求助的，只有他。

她在黑暗中穿好衣服，摸索出合同，递到对方手边，手却被对方紧紧攥住，劲道大得几乎要捏断她的腕骨。她想要抽离，却逃不了，慌慌张张地说：“顾总，我去开灯！”

“别！”顾召南声音喑哑，眼神灼灼地罩着她，“别走！”

手劲松了，伴着啪的一声轻响，打火机的光亮起，借着微弱的光，他用笔在合同的右下角签字，自始至终，甚至都没有看一眼合同。

签完字，像是怕他再出花招，她飞快地将合同收了起来。

打火机已经滚烫，他依然不肯丢，死死看着对方的一举一动。

“顾总，交易完成，我可以走了。”她转身就走，达成目的绝不多做停留。

他在黑暗中伸出手，望着门打开，她的身影在门口消失，嘴唇动了动，半晌才发出声音，“未晚——”

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截断所有声音。他甚至没有来得及看清那纸合同上面究竟写了什么，更来不及问完那句话。

其实，他只想问一句：“未晚，你可还恨我？”

上午十点过一刻，日头已经很晒了。

“嗒嗒嗒嗒”高跟鞋一步一步敲击出的声响很突兀，衬得走廊里一片安静。宋未晚被折腾了一夜，几乎没怎么睡觉，脸色有些苍白，却依然强打精神来到这里。

她仔细想过了，只有上午这个点儿，才方便。

雪白的墙壁，雪白的床单，躺在病床上的老人的脸色也是雪白的。

宋未晚慢慢走进病房，一眼就看到这样的情景。老人的生命一分一秒都在流逝，他躺在那里闭目养神，虚弱的样子让人几乎难以想起他以往的气势。

上帝再怎么不公平，总有一些事情是公平的，比如生死，比如……她正不知道该如何和老人说上话，却听到了一声咳嗽。

“谁……”声音含糊得几乎听不清，她几乎以为是听错了。

病床边坐着的美艳女子，她再熟悉不过，堂堂的蒋家小姐蒋梦溪——什么时候，都已经登堂入室了。侍奉老爷子病床前，啧啧，提前进入角色了？

宋未晚讥诮地弯了一下嘴角，就看到对方的眼神如刀一般朝她刮了一下，然后随即弯下腰去，殷勤而小声地说：“老爷子，是宋姐姐来了。”

“唔？”

宋未晚走过去，从包里慢慢掏出合同，递到老人的面前，说：“我完成了。”

老人的眼睛在一瞬间睁开，瞪着她，满脸不信的神情。

“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咳咳——咳咳，你，怎么，咳咳，可能？”

“我也能帮到邵严！”未晚避而不答，视线对上顾老爷子，说，“所以……”

“宋——”蒋梦溪尖利的嗓音打断了她的话。

只是她的声音也被打断，“吵什么？”

声音从病房外传来，并不高，却叫病房里众人的心头都是一紧。

宋未晚背对着门的身体僵了一下，忘了转身。

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从病房外走进来，银灰色西装，面容清俊，只是眉头有些皱。他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：“我不过是去了欧洲三个月，你就要把我们家都翻了不成？”身后跟着的人立马把一堆补品果篮堆放在床头。

“邵严——”蒋梦溪惊喜了一下，随即有些尴尬地说，“你可算回来了，瞧你说的，我只是瞧你不在家，帮你来照看看老爷子。”

对方满脸淡淡的神情，只是目光一转，正和转身的宋未晚对上，顿时呆立当场。

宋未晚想过太多与许劭严重逢的情景，她该不该笑，要不要先开口，开口能说什么……她想了那么多，却没有想到，真正见面的时候，会是这样。

那些预备了许多次的问题，只是对方一个眼神，就全部失灵。

倒是许劭严比她更冷静，先开口问好：“晚晚，你……回来了？”

像是料到她一定会回来，而他，只需要等着就好。宋未晚点了点头，心里却叹气：好吧，高了点，瘦了点，也比以前更英俊了点。

一旁的蒋梦溪看到他们两人目光纠缠的样子，恨得牙痒，怒斥道：“宋未晚，你给我出去！”

“蒋梦溪，爷爷需要休息！”许劭严冷冷瞥了对方一眼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

蒋梦溪顺着他的话说：“宋未晚，你听见没有，爷爷身体不好，你没事不要来打扰。”

“蒋梦溪，我只是来告诉老爷子，八千万的生意，你能做到，我也可以！”她瞪着对方妆容精致的面孔，冷冷笑了。

许劭严皱起了眉头，望着那薄薄的几张纸，一步，一步，走近，突然伸手抓住了宋未晚的手腕，问：“你做了什么？八千万的生意？”

“哟——”宋未晚疼得直抽冷气，她的手腕真是苦难深重，被他们轮着捏，真的快要碎了。

“哼哼，本城有几家能做这么大笔的生意？宋小姐认识的人不多呀……”顾老爷子意味深长地望着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，连说话都不需要带着咳嗽了，“这么脏，居然是当初想进我们顾家门的人？”

许劭严的目光陡然变得凌厉起来，他突然伸手，宋未晚看到他的动作，脸色唰的一下白了，连忙想要缩回手去。

可是，终究慢了一步，对方将她的袖子向上撩起了半截，就看见斑驳的青紫痕迹，那样刺眼。

许劭严俊脸铁青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咬着牙，狠狠地、慢慢地说：“宋，未，晚——”一字一字，恨不得要将这名字咬碎在齿间，她怎么可以？怎么敢？

宋未晚最怕看见他发怒的模样，只是那青筋就足以让她心里乱得万马奔腾，更何况他这样喊着她的名字。哪个女孩不希望在心爱的男人心中永远是干净清白模样？可她宋未晚，这辈子再也不可能了。

手腕疼得已经没有知觉，连同那颗心也碎得没有了知觉。她哑着嗓子，想说：“邵严，你别生气。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他狠狠一拉，拖出了病房门。

蒋梦溪在身后讶然地唤他的名字，却被他狠狠打断，“谁也不准跟过来！”谁都知道，他发起狠来很可怕，果然就没有人再跟来。

他粗暴地拖着她，冲进了护理室，凶狠地瞪着值班护士斥道：“滚出去！”

两个小护士年纪不大，被许劭严吓得像小兔子似的，立马逃出了护理室。

这个男人，他们经常在电视和杂志上面看到，偶尔出现在医院会引起大家半天的议论，总是温文尔雅的样子。没有想到，脾气会这样可怕。

小小的屋子很快只剩他们两人。

宋未晚悔得肠子都青了，早上虽然洗过澡，也换了长衬衫遮掩住那些羞人的痕迹，但是仍然被发现了。早知道，应该过些天再来医院的。都怪自己最近心浮气躁，乱了方寸。她心中慌乱，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，低着头不敢看许劭严，只听见对方急促而沉重的喘息声，每一下都像是敲打在自己的心上。

她的手被捏着，想要抽出来，却被许劭严使劲扯了过去。

对方凶狠地撩起她的袖子，手上的力气又大了几分，她忍着不敢出声，怕触怒对方。印象中，许劭严发怒的样子——很少见。

很少见，却很可怕。

她不敢想——只有两个人在，许劭严要是发怒，她一定死得很惨。

可是，许劭严只是深呼吸了几下，然后放手，转身找来了一瓶消毒药水。

宋未晚还没来得及诧异，对方已经再次捋起她的袖子，用棉签蘸着消毒药水，在她手臂上破了皮的地方擦抹，皮肤表面的刺痛让她啞啞吸着凉气。

他望着那些错落的伤痕，心里有股火无处发泄，手上终究不免忘了轻重，听着她忍痛的声响，终于狠狠一把砸碎了手中的瓶子。

啪的一声，清脆响亮，消毒药水的味道瞬间弥漫整个屋子。

要有多愤怒怨怼，才能让这样温柔内敛的男子忘了冷静自持？

她不知道，这样一个丢弃了尊严的自己，该怎么面对他。还未想清楚怎么打破这尴尬，突然就觉得身体一紧，被对方一把揽在了怀里。

许劭严的双手，热得就像是烙铁一般，紧紧箍着她的腰，力道大得似乎要将其勒断。满屋子药水的味道，可他还是能够闻到复杂的气味：酒精、烟草、男士香水……她的身上沾染了各种味道，唯独没有他的。每一种味道，都无言宣告着她曾被另一个男人占有欺辱！

一滴滚烫的液体落在她赤裸的手臂上，烫得她手一缩。

她大惊，抬头想看对方是不是哭了，却觉得眼前一花，清脆的一个大耳光打得她耳朵轰鸣不止。

“宋未晚，你怎么——怎么这样不知羞耻？”许劭严双眼通红，看不清是愤怒多一些，还是悲伤多一些，甚至看不出刚刚那一滴液体，是不是从他眼中落下。

宋未晚心中一慌，摇头道：“对不起，邵严，我……”

她想说什么，我没有办法。她自己也知道，这种理由根本不能称之为理由。

第一次，她可以说是自己昏迷不醒，被那个禽兽凌辱。

可是这一次，这样的凌辱是她自己求来的。

许劭严瞧着她话说一半就断的样子，冷冷道：“你怎么这么贱？”

“许劭严！”

“怎么，是不是被他上得贱了，时不时想再爬上他的床？”

“许劭严！你——你混蛋！”她气得浑身发抖，泪花在眼眶中打转，却只能这样不软不硬地骂他。

对方也一脸难受地望着她，这样羞辱她，自己心里又何尝好过？什么时候，他们之间走到了这一步？

两个人反唇相讥的结果，不过是一场沉默的对峙。

谁也不肯让谁，许久，终究是许劭严先悠悠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宋未晚，你……离他远点！不要再见他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又忍不住冷笑，“许总，虽说我刚进了你的公司，你如今是我

的上司，但是我跟谁亲近跟谁疏远，见谁或者不见谁，也该由你来管？”

“宋未晚！”他原本跟自己说一定要冷静，一定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失去了理智，可是，这个女人，总是有办法轻易就叫他理智崩溃。

她不说话，只看他烦躁的模样，就觉得心里畅快。三年的时间，足够将过往磨碎、湮灭。她以为时间是很强大的东西，却忘了，怨恨比时间更顽强。

许劭严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，只想逃跑。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的心思，他心中陡然一惊，宋未晚，什么时候有了这样强大的气场？

他气昏了头，以至于忘了问她，这些年过得好不好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，怎么会出现在病房，还有和那个人怎么又……

一连串的疑问，他居然都忘记了。

宋未晚也没有心思去猜测他站在自己对面究竟揣着多少心事，刚刚那一耳光，打得她半边脸都肿了，用手捂着也觉得火辣辣的疼。

偏偏她最清楚，怎样能叫许劭严懊悔不已。

果然，许劭严看着她，低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宋未晚的背不由得一僵。熟悉许劭严的人都知道，他平时虽然看似温和有礼，但是要他随便向谁道歉，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

可她，不领情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上班了。”

说完，她将袖子慢慢捋下，遮住那些不可见人的淤痕。药水已经干得差不多了，凉丝丝地刺激着皮肤。她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在心里冷笑，这么多年还是没变吗？惯会做这些不痛不痒的温柔把式，给她手臂上了药，怎么没有多看看多想想，她身上岂止手臂一处受了罪？顾召南那个畜生，几乎把她全身都啃遍了，好多地方都出血了，甚至在隐秘的位置，她都羞于多回想。

许劭严连忙喊她：“等等——你回来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联系你？”今天这场久别重逢，实在是太仓促突然。

“许总，我们还有联系的必要？”对方回头，脸上笼着寒霜，噎得他说不出话来。只是女人善变的天性在她身上越发明显，刚刚甩脸子让他尴尬，转瞬又能笑得春花乍放一般，“许总，我刚刚提起过，我两个月前已经进了顾氏集团上班。所以——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会很多。”

脚步声渐渐远去，许劭严却依然站在原地，满脸思考的神情。

她一回来，就进了顾氏？

宋未晚没走几步，就在走廊里遇上了蒋梦溪。

两个人并排站着，只是一个肩膀的距离，占了大半个走廊，幸亏没有什么行人，所以并不显得突兀。她们并没有急着避让，而是侧着身子，目光短兵相接。

对方抱着胳膊，盛气凌人地说：“宋未晚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尤其是这死皮赖脸的性子。当年在学校的时候，你就喜欢缠着许劭严不放，怎么现在还是一点没变？”

宋未晚微微一笑，“是呢，怎么他就这么不争气，总是被我缠着。”

话一说完，对方的脸唰的变了色。宋未晚是什么样的角色？如果小瞧她，真的会吃大亏！当年许劭严被那么多狼女环伺覬覦，谁都没能从她手上讨到半点便宜。她太知道怎样刺激人，轻飘飘一句就打到了对方的痛处。

蒋梦溪咬着牙，气愤地说：“还这么牙尖嘴利，你真是阴魂不散，都已经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”

她笑咪咪，言简意赅地说：“回来——是为了和你抢男人呀。”

果然，对方的脸色更难看了。

完胜！宋未晚点到即止地从对方身边过去，姿态从容优雅，留下蒋梦溪站在原地浑身发颤。憋了一个星期的鸟气，终于能够当面报仇，她觉得畅快极了！

只是，这股畅快的情绪保质期太短，并不能伴随一整天。

当她下午回到公司的时候，推开办公室的玻璃门，就听见啪的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。部门经理廖凡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李佳琪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跟我甩脸子？不能喝酒，不能喝酒要你来我们部门做什么？你怀孕就可以不陪客人了？谈不成合同，看你……”

“请你嘴巴放干净点！什么叫陪客？”宋未晚往里走了两步正好看到李佳琪发火，一向笑容可掬的李佳琪，头一回这样愤怒狰狞。这个小姑娘才不过二十四五岁，已经在公司打拼七八年了，几乎每个季度都是部门的先进。不知道她哪里得罪了廖凡，居然在办公室里就这么撕破脸吵了起来。

廖凡黑着脸，皮笑肉不笑，“陪客是什么意思，你不是最清楚？不然，怎么能这么容易得上先进？”

“你胡说八道！”

“我胡说八道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至今单身吧？这肚子里的孩子……”他

似笑非笑的目光罩着对方，又像是寻求共鸣一般朝周围看去。

连爸爸是谁都不知道，还不是野种？公司里私下传言已久，他不过是把暗地里非议的事情摆到明处而已。

围观的人群顿时一静，并没有人说什么，只是，眼神都多了些别的意味。有的幸灾乐祸，有的怜悯同情，大多数是轻蔑快意。

李佳琪的人缘其实没有这么差，只是，她的签单成绩太好，即使再低调做人，也难免惹来众人的眼热妒忌。

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都是在这样的時候最分明。

宋未晚叹了口气，瞬间就做了和大多数人同样理智的决定，旁观。

李佳琪的眼中已经有泪花在打转，虽然她口齿伶俐、聪明灵活，在商业谈判中常常无往不利，可是被人掐着羞辱，她实在不擅长应付。

廖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挫一挫对方锐气，说话越发难听，“其他人都听好了，我不管你多才华横溢、能力卓越，在我手底下做事，都记得本分！签合同？呵呵，说穿了，不就是陪客人睡觉吗，像李佳琪，还有那个宋未晚……”

“廖经理——”宋未晚打断了廖凡，一边心里叹着气，一边忍不住从人群后面站了出来。她冷冷地喊出对方的名字后，所有人心里都咯噔一下。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一位，可不是李佳琪这种好惹的型。

廖凡尴尬地笑着说：“宋小姐，你来了？”

“廖经理刚刚说，谁陪客人睡觉换合同？”宋未晚穿着高跟鞋站在他面前，居然比这个人还高了几分，气势也是明显强大的多。

廖凡顿时敛了刚才盛气凌人的气势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那个，我只是不小心提到你的名字，并没有说你陪客人……换合同。”

他知道自己刚刚话多了，即使身为上司，这样编排诽谤同事，也有点过。宋未晚来头肯定不小，虽然他不知道对方究竟有什么依仗，但是能引得老爷子和蒋小姐纷纷找自己帮忙盯紧的人物，怎么会简单？所以，他一直多了个心眼，多有为难，却从不过分。

就像现在，他含糊其辞地否认自己刚刚说过的话，相信她也会默契地选择跳过这个话题。

哪知道宋未晚偏偏笑吟吟地望着他，看得他的表情都有些僵硬了，才说：“其实，我觉得廖经理多管闲事的习惯真不好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公司不是只看成绩的吗？能签得到合同就好，难道还管怎么签的？”她笑意盈盈，望着对方越来越糟的脸色，没有半点要绕开话题的意思，“起码，不是所有人都有那资本，能够爬得上别人的床换来合同的！”

原本安静的四周顿时哗然。

别人避之不及的话题，这个女人却丝毫不忌！

“啊！廖经理千万别误会我是在指责你，差点忘了提醒你，李佳琪肚子里的孩子如果是他男朋友的，那你刚刚岂不是诽谤？会判刑的！就算是她为了公司业务陪睡的结果，啧啧，那这孩子的父亲恐怕也是来历非常呀，廖经理你确定惹得起？”

“呃——”廖凡吓得额头上都冒出了汗，心里有气却不敢发，只得连连陪着说，“是，是，是我多事了。佳琪，你身体不舒服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”

李佳琪冷冷瞥了对方一眼，再望向宋未晚，脸色柔和中带着几分感激。她点点头，转身回自己的位置收拾东西回家，明显不想跟廖凡一般见识。

廖凡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似笑非笑地望着宋未晚道：“既然你这么关心同事，不如，今晚的应酬，你替她去吧！”

多管闲事的下场多半是把自己拖进闲事里去。

包厢里冷气开得很足，这种场合对女性未免有些残忍。对面那位胡总带来的美艳秘书穿的衣服露背低胸，隔着一定的距离仍然能看出手臂上那一粒粒的鸡皮疙瘩。

应该冻得不轻吧，还要勉强摆出笑脸来，职场上拼杀起来，总是不见血的伤痛。今晚，又是一场硬仗！

宋未晚原本精神就不大好，加上因为昨晚的一番纠缠，不方便回去换衣服，于是依然穿着白天的黑色工作套装来赴宴。廖凡特地把她喊过来顶替李佳琪，本身就存着整她的念头，对方要求喝酒，他眼睛眨也不眨全部替宋未晚应下。

宋未晚要强得很，也不管谁敬酒，统统喝下，豪气得很，一轮下来，三瓶烈性洋酒全部都空了。对方有两个男性员工已经醉眼朦胧，偏偏她的眼睛还非常明亮，原本苍白的脸颊也泛起了淡淡的粉色，看不出任何差错。

对方 boss 啧啧称奇，吆喝着服务员再开一瓶。廖凡瞧着合同被对方轻轻推开，似乎还没喝够就不急着签的样子，额头上开始渗出汗来。这，这也太能喝了，这种挥金如土的会所，一瓶酒就好几万！再来，再来他的预算就该严重超支了吧？这个